

# 嬰兒殺害引言

豈明

這篇嬰兒殺害(Eiji-koroshi)登在現代三十三人集上，集係有島，志賀二人所編，大正十年(1921)出版。我當時讀了覺得喜歡，就想翻譯？但是因為起頭的地方兩句極普通的招呼的話沒有中國話可翻，所以中止。以後屢次想到，去年又因K女士說起無劇本可以上演，答應她在一星期內把這篇譯出給她，可是也因為同樣的困難，終於沒有踐約。今年秋雨連綿，坐在家裏，又拏出來看，決心要譯他出來，用了三天工夫，總算勉強成功了，不過困難還是不能全然解決，此外譯得不如意的地方也不少，至于全體用語之拙笨那更不必說了，——如有人要拏去演，這非改成流麗純粹的白話不行。本篇聲明係「社會劇」，究竟他的文藝的價值如何，社會的意義如何，在我外行是說不上來。但我相信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總是應該「打倒」的，而文學却也非是宣傳，——他不是別種東西的手段，他自己就是目的；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沁進到人心裏去，燃燒起來再發出為言語文字，這樣可以成為好的文學，是動人的藝術而非符咒或號令。我這所譯的恐怕未必就是這種好著，不過總還值得看，也還可以演，比那些流行一時的漂亮的綉房劇要好一點罷。民國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于北平市。

嬰兒殺害(社會劇)

日本山本有三作

人物

警察 小山圭介，四十三四歲。

女兒 小山阿繼，約十八歲。

農夫

收舊貨的

鄰妻

酒店的學徒

女工 杉原阿朝，約三十歲。

時代 現代，春天。

地方 與都市相接的鄉村。

兼充住宅的警察派出所。派出所隔壁即是住室與廚房。廚房裏有一扇門，爲後門。

後窗外開着櫻花。傍晚時候。

（阿繼茫然的坐在房中，小山推開派出所的門進來。）

阿繼 父親回來了？

小山 回家了。真好利害的灰土。（脫靴上來。）

阿繼 還是立刻就換了衣服吧。（站起來，取出便服交給父親。）

小山 嘛，就這樣辦吧。（脫去制服，穿起和服來，）外面看花的人很不少哪。

阿繼 似乎很是熱鬧的樣子。就是這裡也有許多看花的人走過去。

小山 你看怎麼樣？明天不是當值，我在家看守，你也可以出去看看花？

阿繼 我？

小山 你因為看病也很憔悴了。去看看花，略略散散心也好。

阿繼 我不要再看什麼花。不知怎的完全乏了力，無論做什麼事都一點兒不覺得有趣。

（「收舊，收舊！」外邊收舊的走過。）

（ 3 ）  
小山 那也是的。

阿繼 我看見那些鬧着看什麼花的人到覺得有點討厭。

(「收舊，有舊貨好賣！」收舊貨的仍叫著。)

小山 像是收舊貨的。叫他一聲吧。

阿繼 是。(從後窗小聲叫着)收舊的，收舊的。

收舊 (推開後門，) 這里叫麼？

小山 收舊的，進來吧。

收舊 嚶。多謝每回照顧。今天天氣很好。(進來。小山開了壁厨，從舊箱子裏拿出衣服六七件來給他看。)

小山 收舊的，你不收這些東西的麼？

收舊 嚶，衣服麼，那是頂好的。一定高價收買。

小山 這都是些舊衣服。

收舊 那里那里。老爺你知道，收舊的中間也有種種分別，同是舊貨我却是偏重舊衣的，所以比別的同行特別肯出高價收買。(檢查衣服，) 都是女衣呀。

小山 因為妻子死去了。

收舊 那一定是很悲傷，很為難吧。我的妻子去年也死掉，實在倒霉極了。(再檢衣服，)

小孩的衣服也有。

小山 接連又死了長子，所以這些都用不着了。

收舊 大少爺麼？那一定很是哀悔的吧！是什麼時候故去的？

小山 就是在前月。實在叫人非常頹喪。

收舊 既是這樣情形，特別克己收買吧。

小山 那麼這賣多少錢呢？

收舊 是呀。（計算一下，）一起算七塊五毛錢吧。這確是格外克己的價格了。

阿繼 父親，這不是可惜了麼？

收舊 （擎起一件線呢的外衣，）小姐，這個麼？但是小姐穿了顏色太老了一點。

阿繼 不，這並不是我穿。

收舊 這個要不是小裁就好了，可是可惜這是小裁的。不是小裁本來還可以多出一點兒，……

小山 怎麼樣，不能再多賣一點麼？

收舊 是呀。那麼，再添上三角吧。本來想湊一個整數，可是那我就太吃虧了。

（ 5 ）  
小山 那麼就這樣算罷。

( 6 ) 收舊 是麼。多謝多謝。(掙出錢袋來，)那麼，七塊，這是八毛。請你點一下子。

小山 怎麼樣，賺錢吧？

收舊 不瞞老爺說，這個年頭兒實在難過日子，就是每天光是吃飯也就很不容易呀。

小山 可不是麼？

收舊 實在這個世界艱難起來了。這不是太難了麼，不是近來女人扮了男的苦力的樣子在那裏勞動麼？

小山 這樣的事情報上也登過了。單靠女工的工資恐怕還吃不夠吧。

收舊 實在單照平常的勞動是吃不夠呀。人這東西是可怕的東西，爲的要吃飯，什麼事都不能不做。呀，說話說得太多了，多謝每回照顧。(去。一出門就叫「收舊，有舊貨好賣！」叫着走去。)

阿繼 賣掉了不知怎地又覺得有點可惜。

小山 這也是的，但留在這裏，時常記起來，反是不好，所以決心賣掉了。而且藥錢且得要付呀。

阿繼 阿，那個還沒有付呀。

小山 但是我想，假如我們能夠多付藥和冰錢一點，或者……

阿繼 可是，照這樣子已經不大容易，倘若更多付了，豈不是要不得麼？

小山 然而，假如那樣做了，或者萬一能救也說不定。

阿繼 要是真能夠如意地給他們治療，那就好了。

小山 想起來總覺得兩個人都是給我弄死了的樣子。

阿繼 呀，那裏有這樣的事。這並不是父親的不好。

小山 不，因為我無力所以不行。

阿繼 但是，爲了沒有錢的緣故，不能給病人盡心醫治的人，世上正多着呢。也並不只是分親一人，用不着那樣地自責。

小山 因爲那樣所以更是不行呀。倘若世間這樣的事情一件都沒有了，豈不很好麼？

阿繼 那倒也是的。唉，的確假如家裏多一點錢，那就不至于……

小山 這都是廢話了。——啊，開飯罷。我的肚子餓透了。

阿繼 是。可是菜却什麼都沒有。去買點豆腐來罷？

小山 不要什麼。豆應該還有罷？

阿繼 噯。

小山 那個就好，那個就好。

( 8 )  
阿繼搬出炕桌，預備晚飯。小山點起電燈，在佛壇前上香。外邊日落，天色昏暗。不久二人就坐。)

小山 坐下來吃飯，也總覺得有點兒冷靜。

阿繼 就是單留下謙弟也就還要好一點。

小山 噯，那個孩子留着那就熱鬧些，——不，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

(二人沉默着起手吃飯。忽然前面玻璃門推開，一個農夫跑進派出所來。)

農夫 老爺在家麼？

阿繼 誰呀？

農夫 了不得的事情，想請老爺過去。

小山 發生了什麼事件了麼？

農夫 是。

小山 又是火車軋死了人麼？



農夫 不，不是這樣的事，還要了不得的事情。

小山 怎麼了？

農夫 竹林子裏出了小孩！

小山 什麼，小孩？

農夫 我想明天一早擎到市場去，到後面的竹山裏去掘筍，一個死的小孩給鋤頭帶了出來了。這件事不能丟開就算，所以跑到老爺這里來。

小山 是這樣麼。好吧，我就去。

農夫 實在很勞駕了。

阿繼 父親又出去了麼？

小山 嚙。給我擎衣服來。

阿繼 是。（擎出制服。）

小山 （穿着制服，）村政廳那邊已經通知了麼？

農夫 已經差人去了。這和別的東西不同，不請老們早點過去什麼都沒有辦法。

（ 9 ）  
小山 那也是的。

( 10 )

阿繼 父親，飯呢？

小山 等回來再吃，但是，你可以先吃了。

阿繼 是。

小山 那麼，去走一趟來罷。（和農夫同去。）

（阿繼一人正在吃飯，鄰婦從後門進來。）

鄰婦 你好？

阿繼 呀，鄰家的大媽？（將要停止吃飯。）

鄰婦 現在用飯麼？儘管請用罷！

阿繼 那麼對不起了。

鄰婦 用過飯不去洗澡麼？

阿繼 我雖然是想一起去洗，……

鄰婦 父親不在家麼？

阿繼 噯，忽然有了公事，雖然剛才回來，又出去了。

鄰婦 真好貴忙呀。出了什麼事？

阿繼 聽說有什麼小孩的尸首在竹林子裏掘出來了。

鄰婦 呀，討厭！那個，這一定是不端的女人養了小孩沒有法子，丟在那些地方去的。

阿繼 噯，那一定是的罷。

鄰婦 這種累人的東西你說可惡不可惡。每逢這些事情便非出去不可，那也很是辛苦呀。

阿繼 但這是職務，也沒有法子。

鄰婦 就使是職務，在別一位也就很不容易担任下去呀。真是，像府上這樣誠實的好人家爲什麼偏偏有那不幸的事情，太太和少爺接連地故去。

阿繼 那是運命罷，也就是這樣想着排遣了。

鄰婦 雖然說是運命，可是實在很不容易這樣地排遣呀。

阿繼 但是除了這樣想也沒有別的法子。（吃完飯。）

鄰婦 這個世界真是壞東西。我實在是氣得不得了。

阿繼 （到廚房洗着飯碗，）呀，爲什麼呢？

鄰婦 今天也在工場糊着洋火盒細細地想了一天。像現在的樣子，我覺得自己全不像是在做人。

( 12 )

阿繼 沒有這樣的事。

鄰婦 不，真的。無論怎麼說這是運命，像這樣下去，我想倒不如變了洋火還要好得多呢。

阿繼 (笑，) 呵呵呵。

鄰婦 真的，這並不是笑話。第一，洋火是不會肚子餓的吧，所以不勞動也不要緊，不必怕監督的罵，豈不是真是很快活的身分麼？

阿繼 但是，……

鄰婦 不，這是真的。變了洋火，多少受看待，請你到我們的工場來看一看吧！這放在地上是不行的，濕了不行，太乾了又不行，那真是同貴族的獨養子一樣鄭重地待遇。但是到了我們女工，那才是悲慘可憐了。什麼你是打渴睡啦，多講話啦，能率低啦，整天被怒罵威嚇，真叫人難受。一個人走到那裏邊去，實在連一根洋火的棒都還不如。

阿繼 這樣的麼？

鄰婦 我只要有一口飯吃，這種地方一定不去。可是最不行的事是人的肚子要餓，所以這個真是萬分爲難了。

阿繼 的確沒有比吃飯更爲艱難的事了。

( 13 )

( 酒店的學徒從後門進來。 )

學徒 來遲了對不起。( 將送來的貨擱在廚房。 )

阿繼 豆醬拿來了麼？

學徒 是，此外還有洋火和劈柴。( 一面說，一面向地板下窺探。 )

阿繼 你爲什麼老向着地下張望？是什麼東西掉了麼？

學徒 不，我找一條狗。

鄰婦 狗？這里沒有什麼狗。地板底下豈不是只有土撥鼠或是「先代萩」( 戲名 ) 裏的老鼠的麼？

學徒 可是，或者偶然在這裏也說不定。

阿繼 你和狗去鬧，我們給你告訴掌櫃去。

學徒 告訴了也不打緊。

鄰婦 好嘴強的孩子！

學徒 可是這值五百塊錢呀！

鄰婦 什麼五百塊錢？

學徒 那邊前面不是有一所磚牆的大人家麼，那暴發戶的？那里的狗說是逃走了，有人找到這狗的說給五百塊錢。

鄰婦 真荒唐，逃走了一條狗，出這許多錢！哼，這里是有許多人沒有飯吃在爲難着哪！有錢用在狗身上，拏出一點來給人豈不好麼？

學徒 聽說那邊是每天都給狗吃牛肉哩。

鄰婦 恐怕給用人們大都是吃糙米的吧？

阿繼 尋狗都花費五百元，真是太可惜了。

鄰婦 有些地方多的是錢，沒有用處呢！

阿繼 可是，在有用處的地方偏是一點都沒有。唉，倘若有錢，有些死了的人也就可以不必要死了。

鄰婦 話雖如此，有了錢也會早死的呢！

阿繼 爲什麼呢？

學徒 大約是因爲吃的太多吧！哈哈。（笑着背起桶來，）回見，多謝每回照顧。（去）

鄰婦 呀，不知不覺講的話太多了。那麼我先去了，等父親回家後就請過來。

( 15 )

阿繼 噯，隨後就去。

鄰婦 那麼，回見。(出外看天空，)呀，這討厭的天氣！

阿繼 又下雨了麼？

鄰婦 雨倒還沒有下，却全上了雲了。看花天氣真是惱人。回見。

阿繼 回見。請慢慢地洗。

(少頃，小山從外面回來。)

阿繼 父親回來了？

(阿繼將從柱上去擊下便服來。)

小山 不。就是這樣好了。肚子餓了，先吃了飯罷。

阿繼 是。剛才不湊巧來了人，我也這樣想，所以碗筷還照舊放着呢。(說着將炕桌搬近小

山前面，盛飯。小山吃飯。)

阿繼 父親，那個拋棄小孩的人已經捉到了麼？

小山 還沒有呢。現在才把尸首發見罷了。但是犯人就會捉住的。這樣無情的人，天也必不饒恕。

( 16 )

阿繼 的確是的。我想倘若有人殺害兒女，有那不要的生命，我真想討了來給謙弟也好呢。

小山 是呀。那個小孩，真是一個有福相的，很強健似的孩子。大約是用手巾什麼絞死的罷，咽喉一帶全是紫色了。

阿繼 這幹的什麼事！真也有這樣的凶人呀！

小山 沒有遇到過死別的人不知道生命之貴重。這真是惡鬼似的人，坦然地殺害她的兒女。這樣凶惡的犯人我要去把她捉來，我這樣想着元氣也上來了。——啊，給我倒一碗茶來。

阿繼 已經吃完了麼？

小山 這個澤菴（醃蘿蔔）真鹹呀。

阿繼 噯，不知怎的這回鹹了一點了。父親，很疲倦了罷？不去洗澡麼？

小山 不，我不去了。還是你該去了，已經有四天不去了罷？

阿繼 噯。

小山 遲了近地不大平靜，還是早點去好吧。

阿繼 那麼我去一去來。



( 17 )

小山 這樣好吧。(從衣袋中取出筆記本，急忙記錄。)

阿繼 開着不大謹慎，把後門關了去罷。

小山 (一面記着，)關了去很好。

阿繼 (下去，推開後門，正要關上外面的板門，)阿呀！(可怕地叫喚。)

小山 (出驚，)怎麼啦？

阿繼 有什麼東西，在那里，黑的。

小山 黑的？(急從廚房跳過來。)

阿繼 這邊那邊的走着呢。我怕極了。

小山 (望外邊，)不是沒有東西麼？

阿繼 不，有呢，哪，在那里。

小山 嚙，好像有人站在那里。(對外邊的人說，)誰呀？(回答聽不清，)呃，什麼？路不認得麼？

外邊 不，有點事情想來請求。

小山 找我麼？

( 18 )

外邊是。

小山 那麼爲什麼站在後門這種地方？

外邊 對不起。因爲實在不好意思進來。

小山 如有事情，請從前門來。（對女兒說，）後門我來關罷，你還是早點洗澡去。

阿繼 是。

小山 小心點去。而且似乎要下雨了，雨傘也帶了去。

阿繼 是。

（阿繼推開玻璃門，正要從前門出去，女工杉原阿朝惶恐地站在外面。）

阿朝 剛才很對不起了。

阿繼 不。請進來罷。

阿朝 噯。（恐慌似地走進派出所，好像是工作回來的服裝。）

阿繼 （對小山，）我去一去來。（去。）

小山 是你麼，說有事情找我的？

阿朝 是。

小山 那麼什麼事情呢？

阿朝 (掣出點心包放在小山面前，)是一點無聊的東西，……

小山 你這樣做不行呀。

阿朝 請給少爺們吃。

小山 不，家裏現在沒有小孩，前回已經死去了。

阿朝 (衷心地，)少爺故去了，這真是……(吞聲不語。)

小山 這些應酬也就算了。你的事情是什麼呢？

阿朝 老爺，請你收了罷。有事想請求你哪。

小山 有什麼事都可以聽你講。但是這些東西是絕對地不能收。

阿朝 原來這樣的麼？

小山 你是勞動者，所以這麼都不知道，凡爲官吏規定不能收受人民一切的禮物。所以你可以不必費心。我決不因爲是收了禮物，或不收禮物，有什麼差別。現在還是早點說出你的事情來罷。

阿朝 (惶恐似地，)噯。

( 20 )

小山 你把這點心包收了起來，——現在你那事情呢？

阿朝 (暫時俯着首，)老爺，小孩生了之後非去報告不可的麼？

小山 那自然非去報告不可呀。

阿朝 可是那小孩生出便即死了，既然是死的，那麼不報告也可以罷？

小山 不，即使是死的，也非報告一下不可。

阿朝 可是，雖然說是生了，却又立即死了，那麼豈不與沒有生一樣了麼？

小山 不，那可不行。

阿朝 還是非報告不可麼？

小山 你生了小孩了麼！

阿朝 (暫時沉默，)噯。

小山 爲什麼沒有報告呢？

阿朝 因爲沒有人。

小山 叫丈夫報告一下不就行麼？

阿朝 他不在了。

( 21 )

小山 死了麼？

阿朝 噯。

小山 那麼我替你報告罷。雖然遲了，也沒有法子。

阿朝 無論如何非報告不行麼？

小山 那是不行呀。因為如不報告便要算犯罪。

阿朝 (垂首，)那可爲難了。老爺，(惶恐地再把那點心包放在小山面前，)我請求你了。這不能請老爺一個人作主算了罷？我請求你了。

小山 那可不行。

阿朝 老爺，請你不要把我算做犯罪！請你私下了結罷！老爺，請求你的慈悲！

小山 (突然抓住她的手腕，)哇，你把小孩弄死了罷！

阿朝 那，那里話！我，我決不……

小山 胡說！那麼爲什麼這樣地不敢報告呢？

阿朝 不，什麼弄死那並沒有……

小山 那麼小孩怎麼死了的？

( 22 )

阿朝 死了，無故死掉了。

小山 那里會有無故死掉的道理？

阿朝 生，生了病……

小山 生了病？幾時死的？

阿朝 前天。

小山 前天？（嚴正地，）那麼尸首怎麼了？

（阿朝不作聲，將手擺脫，就想逃去。）

小山 你，這不法之徒！（即追出去，扭住，將用繩縛。）

阿朝 老爺，幹什麼！（抵抗）

小山 你再抵抗是要不答應的呀！

阿朝 現在被縛了是，我現在被縛了是……（悲痛地叫着抵抗。）

小山 嚷什麼！你不給我安靜一點麼！

阿朝 （頹然地，）現在被縛了是，全沒有飯吃了。（伏着哭泣。）

小山 （把她縛好，）你好大胆！擊了什麼點心包，想來籠絡我。喂，抬起頭來！

( 23 )

阿朝 (仍舊伏着。)

小山 說抬起頭來！(抓了她的後頭髮拉她起來。)

阿朝 (不作一聲抬起頭來，眼裏放出痛烈的光。)

小山 喂，你爲什麼把小孩弄死了？

阿朝 (無言。)

小山 爲什麼做那樣殘酷的事？說出來

阿朝 (無言。)

小山 你不招麼？(搖她，向前推。)

阿朝 (無力似地向前倒作一堆，仍不回答。)

小山 你真是大胆！爲什麼不作聲？你不回答麼？

阿朝 (仍無言。)

小山 你做了不端的事了罷。你剛才說丈夫死了，那麼生了私生子了罷。

阿朝 (無言，搖頭。)

小山 胡說！因爲沒有辦法了，所以才做那樣的事。對手是誰？說出對手的男子來！

( 24 )

阿朝 (用了聽不清的小聲說什麼話。)

小山 什麼，不是私生子，確是丈夫的小孩？但是你不是說丈夫死了的麼？

阿朝 (極微的小聲，)死了也還是三個月以前才死的。

小山 三個月以前死的，那麼這確是丈夫的小孩呀。

阿朝 (淚聲，)是。

小山 喂。這樣說來你要比鬼女更是殘酷了。弄死自己的小孩，這那里還是人呀！你不愛你的小孩麼？

阿朝 (無言，哭着。)

小山 我是剛在前月死了一個兒子，雖然是生病死的，我總是不能忘懷。你却真能做出這樣凶殘的事來呀！

阿朝 實在，小孩是很可愛的。老爺，這個我是知道的。

小山 別打官話罷！你會知道小孩的可愛麼，像你這樣的兇惡的心？

阿朝 老爺，無論人怎麼窮，父母愛子的心是沒有區別的。

小山 那麼爲什麼弄死的呢？說些可憐的話頭想來引動人的同情，這種手段我是不會上當



( 25 )

的。爲什麼弄死的？把這理由說出來，把這理由！

阿朝（哭着。）因爲，小孩是太可憐了，所以把他弄死了！

小山 什麼？因爲小孩可憐所以弄死了？嗟，真胡說八道！若是小孩可愛，豈不是更應該好好地養育他大麼？現在把小孩弄死了，還說是小孩可愛，這怎麼講得通？

阿朝 實在就是那個樣子。

小山 那麼爲什麼做出那樣的事來呢？

阿朝 噯，（拭淚，）好好地養育小孩是父母的義務。的確，世上的父母向來是這樣辦。可是在我們，却決不能夠像他們那樣子。

小山 爲什麼不能呢？

阿朝 老爺，沒有什麼爲什麼，……

小山 你統統說出來！

阿朝 說了也是無用。這不是說得出的話。

小山 好吧，那麼我來問你。你說你的丈夫在三個月前死了，是怎麼死的？

阿朝 生了病死的。

( 26 )

小山 什麼病？

阿朝 是什麼肺病罷，血吐了有一升，就死掉了。

小山 嚟，那麼你就在那時候做了小工了麼？

阿朝 不，這還在一年以前。

小山 那麼你的丈夫在那時候得了病的麼？

阿朝 病是一直從前就有了，不過病得不能勞動這是從那時候起的。

小山 當時你就替了丈夫出來勞動了。

阿朝 是。

小山 那麼，家裏也很苦罷？

阿朝 三四天沒有飯吃的時候是時常有的。單是這樣那還沒有什麼，後來有兩個小孩都死掉了。

小山 也是一樣的毛病麼？

阿朝 是，很利害地吐血。血塞住了咽喉，非常苦惱，有好許多回都是我把手指伸到咽喉裏，將血塊勾了出來的。

( 27 )

小山 這樣說，在這一年半的中間你的丈夫和兩個小孩都死掉了？

阿朝 噯。

小山 那麼這回生下來的的小孩豈不是更應該壯健地養育他了麼？

阿朝 正是。

小山 既然如此。爲什麼弄死了的呢？

阿朝 (大聲哭起來。)

小山 喂，怎麼了？

阿朝 (伏地哭着，) 這種事情老爺們是無論如何不會懂得的。

小山 爲什麼呢？

阿朝 我們的小孩是，給他們活着，還不如叫他們死了倒是功德。與其叫他們來受世間的辛苦，還不如讓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地死去了更是慈悲。

小山 喂，你可不是有點瘋麼？

阿朝 不，沒有。老爺，你看可不是這樣麼？一點都不能看護，讓病人睡在那里，實在可憐。這真是太可憐了。

( 23 )

小山 但是把壯健的小孩弄死了，豈不更是罪過麼？

阿朝 雖然如此，可是那個小孩反正也要弄成那個樣子的。現在那上面的一個小孩也正痛倒在家裏呢！

小山 但是弄死豈不是也可以不必麼？

阿朝 噯，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想過多少回了。想了又停止，想了又停止，一直到了現在。實在是是在肚裏的時候想把牠打下了，但是想到這樣辦了我的身體要當不住，——不，我決不是愛惜性命。我倒不如死了要更爲舒服，可是無論如何我總是死不得了。我若是死了，生病的小孩和老年的阿公就非都餓死不可。

小山 (無言。)

阿朝 所以無論如何我總須得勞動。我去勞動，直到生產小孩的前一天爲止拼命的勞動着。不瞞老爺說，無論怎樣地窮苦，小孩總是可愛的。並沒有能夠好好給他吃奶，見了我的臉却微微一笑，我看真是恨不得咬他一口地可愛。

小山 是呀。

阿朝 但是倘若同世上一樣地去照管小孩，我們的嘴就都得乾癟了。只是我自己這還不打

緊，老人和生病的小孩却決不能因此耽誤了的。

小山 嚙，那麼說是因爲有小孩妨礙勞動所以弄死的麼？

阿朝 是。也不是妨礙，不過小孩如存在總是有了系累，不能去作工賺錢。

小山 嚙，是麼？（歎息。）

阿朝 老爺，實在是太對不起了。

小山 可是你也太沒有思想了。弄死了是要犯罪的，這個你未必不知道的。

阿朝 是。

小山 那麼爲什麼還做那樣的事的呢？

阿朝 因爲此外沒有辦法了。

小山 把小孩送給了什麼人豈不好麼？

阿朝 說是送給人，老爺，那也不是可以白送的呀。不帶錢的小孩有誰要呀？窮人的困難簡直是沒有止境的。老爺，我完全不是懷了惡心所做的，請你饒了我罷！

小山 聽了所說的事情也覺得可憐，但是我的職務上知道了這種事件却不能私下了結的。

阿朝 老爺，這個要請求你設法。

小山 那可是不成。尸首如還未發見，那或者是別一回事，現在小孩的尸首既已掘出來了，那就一點兒都沒有辦法了。

阿朝 呃，小孩！

小山 是的。你把小孩埋在竹林子裏吧。

阿朝 唉，那不行了！（伏地哭泣。）

小山 事已如此，最好還是不要隱藏地老實地說出來。這是滅罪的唯一法子。——你名叫什麼？（掣出筆記本來記。）

阿朝 （哭着不回答。）

小山 喂，不回答是沒有好處呀！什麼名字。

阿朝 （哭着，）暖，名叫阿朝。

小山 （筆記着，冷靜地訊問，）丈夫呢？

阿朝 杉原定二郎。

小山 是三個月前死了罷？什麼職業？

阿朝 也是小工。

小山 住所呢？

阿朝 下目黑。

小山 「府下，荏原郡，目黑村，下目黑。」門牌幾號？

阿朝 二千三百五十七號。

小山 「二千三百五十七號。」不是寄居罷？

阿朝 是。

小山 還有小孩的生日呢？

阿朝 大前月的十日。

小山 是二月十日。是個男孩罷？

阿朝 是。

小山 幾時弄死的？

阿朝 (苦痛地，) 前天晚上。

小山 怎樣弄死的？

阿朝 同今天一樣的作工回來的時候，背了小孩剛走到行人坂的近旁，小孩猛烈地叫了起來

( 32 )

了。想給他奶吃，可是又沒有奶，很是爲難了。

小山 爲什麼沒有奶呢？

阿朝 大約是爲了食料不好的緣故罷，這五六天來奶全然不出來了。

小山 那麼怎樣？

阿朝 因爲沒有法子，即使是沒有奶，也就讓他將乳頭含着。

小山 後來呢？

阿朝 後來叫了一會，不知什麼時候離開了乳就睡着了。

小山 在這當兒你就下手了麼？

阿朝 (無言，垂首，伏地。)

小山 用什麼弄死的呢？手巾麼？

阿朝 (無言。)

小山 喂，用什麼弄的？

(突然阿朝起了腦貧血，向後仰倒了。小山出驚，剛想去救助，前面玻璃門推開，阿朝繼續進來。)



小山 你回來得剛好。來幫我一下罷。

阿繼 噯。

小山 喂，抬到炕上去。（同阿繼把阿朝放在炕上睡着。）不要什麼枕頭。把頭放低，腳墊高起來！

（小山在阿朝脚下墊上腳踏，阿繼給她解去草鞋。小山又擎一杯冷水來，噴在她的臉上和胸前。）

阿繼 父親，不給她解去繩子，她太可憐了。

小山 是呀，不給她解去繩子是不行。（說着急忙解繩。）

阿繼 （給阿朝擦着腿，）這個人真可憐呀。

小山 你剛才聽着麼？

阿繼 噯，因為一時不好進來，所以站在外邊。

小山 噫。世上可憐的人多着哪！

阿繼 阿。似乎回過氣來了。

小山 暫且不要動她。產後不久就去做辛苦的勞動，又要操心，所以起了腦貧血了。

( 34 )

阿繼 父親，你還是要把她帶去麼？

小山 是的。因為不能不這樣辦。但是實在我也犯了同樣的罪。

阿繼 爲什麼呢？

小山 這個女人殺害了她的小孩。但是我也殺害了我的小孩和妻子。所不同的只是在直接下手或不是直接下手罷了。

阿朝 (忽然坐起，) 噯，我錯了。是我弄死的。實在對不起。

小山 阿，清醒了麼？

阿朝 是，現在剛才清醒了。我做了惡事了，真做了惡事了。但是，老爺，我以後一定改心。務必請你饒恕！(看見阿繼，) 小姐，前回太不注意，一定很吃驚了罷？實在對不起！我是做了惡事的人，所以總是戰戰兢兢的。的確一個人萬不可做惡事，心想無事似地混過去，却是無論如何不能夠。小孩的臉，日日夜夜在我的面前，怎麼也離不開。拉了繩索築着地基，仿佛覺得是在春埋在地下的小孩的頭似的，真不坐立都不安。可是現在被捉了去呢，那又是不得了，所以跑到老爺這里來求情。(忽然看自己的手，見繩子已解去。對着小山，) 老爺，給我解了繩子了麼？多謝，多謝！(十分

( 35 )

高興似地對了小山行禮。

小山 (無言。)

阿朝 (對了阿繼，) 小姐，託福，有了救了！(真心道謝。阿繼很爲難，無言，垂首。)  
我一天只賺一塊半錢，可是只要我作着工，家那總還可以對付過去。老爺，託你的福，有了救了！真是感謝不盡。

阿繼 父親，她對你說呢，你不能怎樣替她設個法麼？

小山 (緊閉了嘴，垂首無言。)

阿朝 呢？那麼，我還是……唉！(哭倒。)

(暫時沉重的沈默。)

阿朝 (仍伏着，淚聲，) 老爺，請縛罷！

阿繼 現在被縛了，在你豈不很有爲難麼？

阿朝 我已經覺悟了，覺悟了。

阿繼 可是……

阿朝 我這樣的人好像一生都被縛着似的，無論怎樣還不反正都是一樣麼。

阿繼 但是生病的小孩和老人不要爲難麼？

阿朝 想起這個來時，……（嗚咽。）

小山 喂，回家去，會一會小孩來罷。這樣的方便在我的力量裏還是可以行的。

阿朝 （哭著，）不會也罷。會了反要難過。

小山 那也是呀。

阿朝 老爺！

小山 什麼？

阿朝 有一件請求的事。

小山 怎樣的事？

阿朝 這裡是今天工資的餘剩，能不能給我送回家去？

小山 那很容易。給你送去罷。

阿朝 多謝，那麼拜託了！（將錢袋交給小山。）

小山 好吧，錢交給我了。一定給你送去。

阿朝 多謝勞駕。

( 37 )

(間。)

阿朝 老爺！

小山 嚟。

阿朝 要坐幾年的牢呢？

小山 可不是麼。確實的事情不很知道，四五年恐怕要坐罷。但是既然是有特別情形，或者定為執行猶預，就此了結也說不定。總之最好是老老實實地說出來。

阿朝 多謝多謝！（間。）老爺！

小山 嚟。

阿朝 還有一件事可以問麼？

小山 無論什麼儘管問罷。

阿朝 小孩已經掘出來了。現在在那裏呢？

小山 那個現在交給村政廳了。

阿朝 不能再會一面麼？

小山 不，那還是不會的好。

( 33 )

阿朝 爲什麼呢？

小山 會了留下記憶反而不好。

阿朝 那也是罷。但是，埋葬的時候，他那副怨恨似的眼光從土坑中望着我，想起那個情形來，……

( 間。 )

阿朝 老爺，繩子！

小山 不，這樣就行了。

阿朝 ( 心中真誠地感謝小山。 )

小山 那麼，我到本署去走一趟來。

阿繼 噯。

( 小山帶了阿朝出去，阿繼凝望着他們。外面灑灑的寂寞的聲音，雨下起來了。 )

幕下。

附記

劇中的房屋器具，言語風俗，多係日本特有，恐需解說才可明瞭，唯亦不能具詳。

只就兩三點略說如下：

一，日本宗法社會的遺俗，一家裏子女次序並非總算，乃依性別分計，故小山巡查長男年紀可以比阿繼（長女）爲小。

二，劇中所云佛壇，在中國實在應當說神堂或祖先牌位堂。因爲佛教的關係，普通稱死者爲佛，謂成佛了的人，所以人家安放祖先牌位的小龕也就名爲佛壇了。

三，阿朝（朝夕之朝）的丈夫生肺病，臨死一年前就不能工作了，而還生了一個遺腹子，或者有人要疑心作者胡說，其實這倒是有科學根據的。肺病患者常有性欲旺盛的現象，據說有一個人在死的前一天，還有這種興致與力量，所以這劇裏所說並無什麼破綻。

## 關於曼殊大師啓事

曼殊全集現已出版至第三冊尚有四五兩冊亦在印刷中  
海內外同志如藏有曼殊詩文畫幅手札影片者務懇即日  
惠借以便製版入集出集後當以全集一部奉酬雅意或先  
行通信接洽一切亦可通信寄上海卡德路九十五號寰球  
中國學生會柳亞子便到關於曼殊軼事如能寫寄不拘長  
篇短幅文言白話均所歡迎出版後酬例同前此啓十七年

九月亞白



## 給孔祥熙部長的一封公開信

頃閱本日時事新報登載貴部長所提議保護山東孔林及各省孔廟業經于八月八日在國府會議議決通過之提案，對於保存古蹟一端，自無異議，而文辭中涉及禮教的話，有爲愚所不懂者，心誠惶惑，不敢不提出請教高明。想我公出孔門之貴胄（見原案）承顯族之宗祧，憂國憂時，以光大先業爲職志，爲公爲私，惟救濟青年之是圖，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望能明以教我，去其愚惑，一挽末世狂瀾，還我三代遺風，亦開邪撥亂者義不容辭之一端也。

（一）案中言「一班青年知識薄弱，難保不爲共產黨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是否打倒禮教即共產黨徒之言論？打倒禮教者是否即共產黨徒？此是否孔門世傳「古已有之」而似很面熟的思想律？民國七年新化運動似乎確係共產黨徒陳獨秀先生所提倡，新文化運動是否亦即共產黨的玩意，應否明令禁止取締？

（二）原案「大學之言平治，既合于平民政治之真詮。」請以現代邏輯與以解釋。理論上？實際上？

（三）原文以西人遊歷孔廟「拾其片石寸木，攜歸陳列，以誇珍貴者，足見孔子之偉大

給孔祥熙部長的一封公開信

人格——此外尚有孔子人格偉大之證據否？

(四)孔子除盛容飾，儒冠儒服，周遊七十二國遊說乞食碰官運外（如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齊景公一類事）先生能于其生平事蹟上品性上舉一小事證明其私德之有可欽佩處否？（儒者之空洞恭維語除外）。

(五)專論孔子之人格（不論其學術）在孔子後二百年中譽之者多，還是毀之者多？孔子及儒者給當日社會一班人的印象如何，先生能言其一二乎？

(六)儒者尊君因而賢君護儒一班幕僚清客權貴相公思想至今尙未死盡，此中勾結情形先生能一闡揚之否？

(七)山東孔廟自應保存，各省孔廟保存是否因爲他也是「古蹟」？以上數條疑問，謹以小國民資格提出就正，幸賜教焉。

林語堂。十七，八，三十。

爲提議事。竊維崇拜先知先覺。爲人類心理所同。光大而有道德。亦民族精神所寄。查吾國孔子生當周末。本悲天憫人之旨。宏救世覺民之願。慨然以一身肩道統之大任。其學說實集政治哲學之大成。大學之言平治。既合平民政治之真詮。禮運之言大同。首標天下爲公之正

義。是以先總理在日。常口述手寫。以詔後人。即外人來華遊歷者。亦無不梯山航海。以一謁孔林孔廟爲榮。甚或有拾其片石寸木。携歸陳列。以誇珍貴者。足見孔子之偉大人格。無論中外人士。莫不尊榮而敬禮之。其所遺留之文物。亦莫不欽仰而寶視之。良以孔子佔東方文化史上之重心。歷時二千餘年。於世界人類之心理。已有深刻之印象。故其一物一事之流傳。皆足以爲矜式。即皆有保護之價值。况揆之世界崇拜偉人重視遺迹之通例。按諸先總理保存固有道德光大民族精神之垂訓。保護孔林孔廟均爲吾黨今日應有之事。迺近有族人自山東來。言曲阜孔林孔廟頗受騷擾。甚至有沒收廟產之謠傳。當此革新之際。人心浮動。異說紛乘。一班青年知識薄弱。難保不爲共產黨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祥熙以孔氏後裔。許身黨國。既不敢循私而害公。亦未便避嫌而不言。擬請政府頒發明令。嚴加保護。並交由內政部妥議保護辦法。頒行全國。以正人心。而息邪說。所有提議保護孔子林廟緣由。是否有當。敬候公決。提議人孔祥熙。

上海北新書局

精印

的

# 稿紙

雙頁

直格 道林紙  
粉連紙  
江南毛邊紙  
每百大洋六角

單頁

直格 道林紙  
粉連紙  
江南毛邊紙  
每百大洋三角

單頁

橫格 道林紙  
粉連紙  
江南毛邊紙  
每百大洋三角

直格每頁十行，每行二十八格，橫格每頁

二十行每行十五格，毛筆，鋼筆，均宜

購 買

• 八—以四 • 九—以一 •  
• 折律上千 • 折律上千 •

# 隨感錄

## 一七九 人口問題

北斗

八月二十四日北平新晨報載監察委員吳稚暉發表新定「共產黨的朋友」的界說曰：

「無病而呻借題搗亂衝上前去的」即是。嗟夫，自此說出而中國青年將無噍類矣。從此不必要別的證據，只須看凡是不肯聽老人的吩咐而想衝上前去的即可以共黨論而殺無赦。如是，清黨誠可以澈底矣，但青年男女之倖免于難者亦幾希矣。老人之理想或亦甚佳，然人死太多，將有青黃不接之患奈何？嗚呼，中國人「精蟲」雖多，亦豈來得及彌補吳先生的此項虧空乎？

## 一八〇 歷史

北斗

( 45 )

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他能揭去我們眼上的鱗，雖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後的將來會有進步，但同時將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現在上面，使人對於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嚇。我

( 46 )

讀了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與希望。「僵尸，僵尸！」我完全同感于阿爾文夫人的話。世上如沒有還魂奪舍的事，我想投胎總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時代的戲，不必請戲子去扮，許多脚色都可以從社會裏去請來，叫他們自己演。我恐怕也是明末什麼社裏的一個人，不過有這一點，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謹慎了，像癩病患者一樣搖着鈴鐺叫人避開，比起那吃人不屜的老同類來或者是較好一點了吧。

# 我也來談談復旦大學

宏 芬

昨天在這兒書店裏，買到語絲三十二期，其中有一篇馮珧君底「談談復旦大學」，看後覺得很有興味，因為他（或她）所談的樣樣都是事實，而且談的又很詳細。但我爲什麼又要來再談呢？我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我也是忝居復旦的一份子。

的確，復旦大學裏的許多黑暗和腐敗的事情，真是一言難盡！在我，所抱到復旦來讀書的志願，「此刻現在」早已與馮君一樣的由熱烈的羨慕，信仰，歡喜而入于失望，悲哀之一途了。我常常就想找個機會將衰老的復旦的晚景，用很忠實的筆把它寫點出來；然而人事倥偬，終於沒有這種時機的到來。今天趁着馮君談的熱鬧，所以就隨便寫了一點。

( 47 )

馮君說第一件使他失望的，就是住的問題。真的，住的問題，確是復旦目前最大的一件事。兩年前，復旦的人數只有七百多人，但宿舍裏面已「擠得像一罐沙定魚似的」了；如今復旦的人數已增到一千多，而所有的宿舍仍只有那陳舊的四棟，試問何能敷用？所以每到學期快要終了以前，大家都要提心吊膽地想到來期的房間問題，以致時時引起糾紛。後來學校當局纔想出一條妙計：在學期終了以前，便叫有錢的學生拿錢先定房間，沒有錢的學生當然

( 48 )

沒有話說。果然，這樣一來，學校裏的人數雖多，而常有「大老殼」存在身邊的人究竟有限，於是學校平素混合不清的千餘同學，到此便顯然地分出貧與富兩種階級來了。這就是：有錢的住洋房，無錢的住壞房；貴族的享幸福，貧窮的該倒霉。此外還有一些界乎貧富之間的，即其中許多既未定洋房又未定壞房的同學們，每到開學前後，便成羣結隊到校外四圍鄉村尋找住所，髡髮便衣軍隊搜查民房一般。據門房報告說，上學期住在校外的同學共有三百餘人之多，聽說下學期還要招收三百人入堂呢！

有人說，復旦是貴族學校。我不知道這是指復旦的學生講還是指復旦學校本身講。如果指學生講，我可不贊同，因為復旦的學生除了少數的商人子弟和冒充紳士派的而外，大多數仍是中產階級的人。倘若指復旦本身說呢，那我到十分承認，因為復旦的學費之貴和巧立名目要錢之多，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現在國內各處設立的大學——除內容不大知道的教會學校外——單是學費每人每年要一百元，體育費要六元，圖書費要五元——每人每學期要繳到一百二十餘元之多的，大概是不可多見吧？然而復旦便是這樣。——不，復旦每人每學期除繳一百二十餘元之外，還有許多捐款未算呢！據我現在能夠記憶的，我在復旦已被徵去了有下列這許多：修廁所二元。建廚房二元，念週紀念五元，築籃球房七元，體育費又一元，……



……其他我已記不清楚了！（注意：復旦捐款，都係強迫性質。照當局規定，如不繳該項捐款，即不許入學或不給予學分！）

總之，復旦的當局對於學生，祇知要錢而不為學生們謀住宿，飯食的安全，本是一由來久矣」的事，而許多同學們有多是涵養有素之士，他們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更不願出而改良或加以建議，大家都一味聽其自然，甘願過這種混亂的學校生活。而當局因為樂得減少許多手續和麻煩，所以對於學生平常請求放假或停課開會之事，無不允諾。——辦學，求學，師生一氣，上下相諒，無怪學校之好！

說到學生會呢，本來學校的組織學生會是為大眾謀利益的，可是復旦的學生會却不是這樣，他們只有代表學校向同學強迫通過繳納建築費，幫助體育會執行徵收捐款，而對於同學喫不下咽的飲食，糟不可堪的前後校門外的衛生，與夫學校從未公開的收支，同學擔負不起的學費等，他們都置之度外，毫不過問的。本來復旦以前的學生會，說到權勢，沒有什麼權勢可說；說到出風頭，也無什麼風頭可出，不料學校自去年實行男女同學以後，於是大家都將學生會看得「像煞有介事」了，都想跑進去當執行委員。所以上學期的學生會真是鬧得有點花樣：起先裏面的幾派委員，藉着國家許多不幸的事件，尋題開會，因會而起紛爭，正面

( 49 )

( 50 )

雖然冠冕堂皇，但裏面却是刀劍往來，實行黨同伐異，最後大家看見鬧得太不像樣了，於是各人又來登出啟事剖白，宣告下野，後來還聽說他們當中將用手鎗對付「政敵」的消息，哎！哎！有人說復旦就是大中國的縮影，我看這句話是批評得再恰當不過的。

最有趣的是我們那位校長李老先生。他每一個禮拜到校三次，但他只在他的辦公室，辦公室以外的範圍他是決不常去的——不，他去的次數簡直可以數！禮堂裏面，每年除了與畢業生們發給文憑之外，他到的次數更有限了！所以許多新生到校有了半年或一年以上的，還不曾見着我們這位深居簡出的老校長哩！大約因為高年行動不便吧，他上年已經不能按週來校三次了。一切事都全權交託他從前最親信的學生。現在註冊部的主任章君辦理了。

復旦的辦事人，教授，學生，學校的設備，四周的小店商人，及其他種種現形記，馮君已經說得很詳了，這里無須我來贅述。我在這兒只有一點希望，希望復旦的當局——尤其是近來那般以卑鄙手段去利用本科少數的同學以達到他目的的人們，從速覺悟，將復旦醫治一下，——最好，是給它以「返老還童」之術，假若你們真的能醫的話。

八月二十日，在杭州。

# 通 信

記者先生：

最近在貴刊上得讀某君攻訐復旦大學的雜感文，我以為有許多地方失實，并且某君作文的動機太不純正；所以我以復旦一學生的資格寫這封信給先生，請先生們以正大公平的眼光視之；以第三者的態度（即不是袒護某君的態度），將他發表於卷末。

復旦大學有同學一千餘人，儼然一小社會，其中黨派的複雜與意見的紛歧，自然是不能免掉的。目前正醞釀着暗潮，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依據我們祖先遺傳下來的手段，對於敵人不敢堂堂之鼓，也不揭出正正之旗，却歡喜用陰謀手段，借以排斥異己者。此番在貴刊投稿的一文，即是此種手段的表現。（現已有證據。）因此文登出後，反對某科的老同學們，即拿去給校長看，說學校如此之糟，全由某科弄壞，我們應該想辦法，校長也只得唯唯。某君此文不過多說了幾句俏皮話，却不知已種了惡果。一方面又利用貴刊的篇幅，以作自己的攻訐的器具，真可謂一舉兩得了。目前雜誌的編輯者似乎太忙，對於名人的稿子一時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見有幾句反抗話的稿子，便五體投地，趕忙登載。一般的通病，只知道能說他

( 51 )

人缺點的，即是好文章，如是贊美的，倒反不好，因為一登贊美的文章，好像「拍馬」，有點犯不着，也有怕被投稿人利用的擔心。熟知現在的投稿者已經十分聰慧了。他們知道編雜誌與讀雜誌者的心理，便改變策略，以假造事實攻訐別人的文字去利用編輯者了。復旦的內容如何，我此時不便辨明，否則有太大的嫌疑，應當由社會的多數人去批評它才對。某君的文裏說上海的一切大學都是不好的；又說借此可以使復旦改良。這可見某君在未入該大學之前，已有很深的造就，所以目空一切，籠統的罵了一切大學。如某君要促進該校的進步，我想還是在課堂上和教員討論問難，問得教員無辭可答，請他滾蛋；一面向學校提出心目中認為有師資的人來，學校豈敢不從，豈不更直接的促進了學校的改進了麼？即使學校的設備不週，某君既是學校的一份子，也有向學校當局建議增加設備的權利，何以某君不從這些地方去促進學校的改革呢？況且復旦大學的一切行政（如聘請教授與設備等等），全由學校各科主任，校長與學生代表討論進行的，并非一二人所能左右，某君大有可以促進學校改革的機會，但都不屑去做，倒反而寫了文章去攻訐，我覺得這種態度很不好。

這封信寫的太長了，但我以復旦學生一分子的資格，不能不寫這一封信，希望某君的態度能改變一下才好。再我這封信是用真姓名發表的，我負完全的責任，如某君有答辯，也請

寫出真姓名，這別無用意，無非是使某君表明他是負責任的。

祝先生們安好！

章達生。八月二十日，於復旦大學第一寄宿舍。

達生先生：

蒙你賜信見教，感激得很。但敝語絲自發刊以來，編輯者一向是「有閒階級」，決不至于「似乎太忙」，不過雖然不忙，却也不去拉名人的稿子，所以也還不會「只要一見有幾句反抗話的稿子，便五體投地，趕忙登載」，這一層是可請先生放心的。

( 53 )

至于貴校的同學們，拿去給校長看，那是另一回事。文章有種種，同學也有種種，登這樣的文章有這班同學拿去，登那樣的文章有那班同學拿去，敝記者實在管不得許多。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校長看了語絲，「唯唯」與否，將來無論怎樣詳細的世界史上，也決不會留一點痕迹的。不過在目前，竟有人「借以排斥異己者」——但先生似乎以為投稿即陰謀，則又非「借」，而下文又說「某君此文不過多說了幾句俏皮話，却不知已種下了惡果」，那可又像並非陰謀了。總之：這些且不論——却也殊非記者的初心，所以現在另

( 54 )

選了一篇登出，聊以補過，這篇是對於貴校長也有了微辭的，我想貴校「反對某科的同學們」，這回可再不能拿去給校長看了。

記者沒有復旦大學同學錄，所以這回是是否真名姓，也不得而知。但懸揣起來，也許還是假的，因為那裏而偏重于指摘。據記者所知道，指摘缺點的來稿，總是別名多；敢用真姓名，寫真地址，能負責任如先生者，又「此時不便辨明，否則有太大的嫌疑」，處境如此困難，真是可惜極了。

敬祝努力！

記者謹復。九月一日，上海。